

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三子皆齊牛子以

括子言吾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

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

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

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

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

而意解圍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

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

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

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

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

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

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

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

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柰何

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

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

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  
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  
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  
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  
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  
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  
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  
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  
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

之柰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  
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  
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  
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  
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  
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  
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  
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  
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

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  
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  
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  
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  
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  
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  
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  
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  
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

西門

豹文侯臣

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  
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  
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  
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  
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為  
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  
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操兵  
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  
豹曰與民約信非一目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

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  
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  
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  
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  
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  
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  
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  
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  
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

行穆伯攻鼓弗能下

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

魏聞倫曰鼓之

晉夫聞倫知之

魏聞倫晉人也

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

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

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

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

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

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

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

孟盟百里奚子左傳

作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

蹇他弦高之黨

相與謀

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

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秦將白乙孟明

西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

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

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

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

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

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

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

之思發短也音哲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

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

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有陳也大

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

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

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

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

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

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  
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  
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  
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  
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  
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  
韓魏而伐趙圍 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  
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  
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

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  
勿仍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  
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伊人之  
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  
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  
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  
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  
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  
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

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  
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  
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  
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  
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  
脩久此之謂也或舉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  
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  
費無忌楚曰晉之所以靈者近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在諸夏也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

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  
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

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

於王側伍子奢遺說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

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

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

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

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

唐子

齊大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  
夫也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梁五味  
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屬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  
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  
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  
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  
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  
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  
食芻豢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

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  
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  
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剗其腹而見  
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  
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  
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  
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  
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  
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



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  
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  
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  
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  
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  
離朱捷劉索之離朱明目捷劉疾利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  
得之也於是使忽怛而後能得之忽怛黃帝臣也忽怛善亡之人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  
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

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  
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  
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  
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  
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澆者多矣澆汚也諸御  
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  
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  
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  
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

氏鬪雞季氏邱氏皆魯大夫邱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

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

因侵邱氏之宮而築之邱昭伯怒讚之魯昭公曰

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

二人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

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

氏之得衆三家為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

公弗聽使邱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

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邱昭

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

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

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

也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

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邱公作難魯

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荆也禍生而不

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

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蠹走牛羊此之

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

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骭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襄晉姬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為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

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絀羅網雖曲為之

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箠

也且塘有萬穴塘堤也言堤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遽無由出

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

劍之折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

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

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

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

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

而答之三百

郎尹主郎官之尹也

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

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

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

揮翹

翹六翮之末也翹音慧

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

赤霄飛雲也

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

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

始出於岷山也可搏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

石城經舟徒起波濤舟抗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

人者當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

之內是故憲憲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

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

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

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

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

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

牛缺隱士

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

拖奪也

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騷然有以自得也盜遂

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

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  
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  
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  
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  
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  
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  
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  
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  
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

或備之適足以致之行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

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

翁子

蒙公蒙恬楊翁子亦秦將

將築修城西屬流沙

起隴西北臨洮縣

擊遼水

遼水遼東

東結朝鮮

朝鮮樂浪

中國內郡輓車而餉

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

翡翠赤雀翠青雀圓者為珠顯者

為璣

乃使尉屠睢

尉屠睢秦將

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

塞鐔城之嶺

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

一軍守九嶷之塞

九嶷在零

一軍處番禺之都

番禺南海

一軍守南野之界

南野在豫

一軍結餘干之水

餘干在豫章

三年不解甲弛弩使

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湘水

離水之渠以與越人戰殺西嘔歐君譯吁宋西嘔越人名也

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

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

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

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縷也羸弱服

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衛箕會以箕於衛會歛病者不得養死

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

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與義兵隨而定若折槁

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

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

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

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鵲嬰兒過之

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

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

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

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為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

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姓名曰吾欲益宅而史

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  
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  
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  
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  
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  
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  
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  
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  
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

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  
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  
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  
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  
乃使馬圍往說之圍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

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予之苗野人大喜  
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  
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發陽  
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

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

暢申也

連環不解物之

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

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

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

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

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

王孫厲楚臣也

曰

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

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

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

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

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

變者也申菽

杜蒔

杜蒔

杜蒔

美人之所懷服也

及漸之於滌

滌臭汁也

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

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

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

也今霜降而樹穀米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

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

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



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  
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  
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  
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  
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  
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  
以刈葵官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  
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  
謂不受祿而誅狂謂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議不受祿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

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  
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  
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  
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  
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  
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  
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  
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  
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

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  
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  
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  
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  
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  
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  
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  
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欬非  
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

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

田子方魏人

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  
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  
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  
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  
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  
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知量力而輕敵莊  
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  
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

戰之齊莊公避一螻蟻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

而四十國朝昔湯出見四面無敵者湯教去其二

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

人呼而請葬於旦文王武王葬賜人於樾越下武

反葬以五大夫之禮哀喝者之執故蔭之於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

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

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

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

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廬莊王

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也

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

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佚之節是以楚知可為兵

也齊同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

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

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

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

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

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

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衛侯

輒也吳王

夫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

之魯君撤鐘鼓之哀公編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

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

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

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

而不能為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

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

患在所由之道欲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

嚭甚悅之欲薦之於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

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

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

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

東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

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

也諸侯皆以為以卜朝吳著龜兆之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

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

乎大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

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

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公宣子魯大夫室大眾與

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

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

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

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

廟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

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室誠矣公宣子

止之必矣然三說而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

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

食也所以何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

探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

何有人無柰何言物不可而治也事有材不可而反無柰之何也鉛之與

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

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

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

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

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

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而笑飛鳶適墮

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

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

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也請與公

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

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石乞白

公之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

下士不敢所賢其家無完器之信關楨之固大斗

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

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

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

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

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

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

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

廬追者至踣短足也足而怒踣足也曰子發視決吾罪

而被吾刑怨之憻於骨髓憻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

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  
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  
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  
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  
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  
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  
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  
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入之心者也若使  
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

脩務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sub>不</sub>來推之<sub>不</sub>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為先爲術如此乃可謂爲得道之法也  
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

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  
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  
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  
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  
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  
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  
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  
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入之心者也若使  
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

脩務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sub>不</sub>來推之<sub>不</sub>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為先爲術如此乃可謂爲得道之法也  
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



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  
無為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虻  
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  
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  
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  
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  
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  
東方之國陰氣所聚  
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  
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放謹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謹堯堯佞  
臣也南極之山三

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  
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二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  
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  
三苗國民於三危也

山羽山東極之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

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  
在彭蠡舜

時不服故往征之舜死蒼梧葬於九嶷禹沐浴塗

淫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禹沐浴塗

雨櫛節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父雨為  
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梳櫛也

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鱗魚遊  
其中土行得上過者便

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脩  
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澗水故言闕也脩

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棗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

百國

修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藁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

絕隨循也梁石刊識之曰海之內凡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湯夙興夜寐

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

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

養孤嫗幼無父曰孤嫗寡婦也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

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

巢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居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

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墮也奉一

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

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

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

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

以身解於陽昞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陽昞河在秦地湯旱以

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聖人憂民如此

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帝

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

身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

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

齊之

齊等也

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

三公九卿以輔翼之

輔正也翼佐也

絕國殊俗僻遠幽間

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

絕遠殊異能循

及也立置以

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

國無遺利

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亡也

所以衣寒食饑

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

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

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

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

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

除萬民之害

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

蓋聞

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疫懼舜黜黑禹胼胝由此觀

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

庶人四肢

肢

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

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

水勢

東流人必事而通之

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

穀得遂長

遂成也

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

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

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

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事成而

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

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

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用之非其道故謂之

有為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輻山之用

藁夏瀆而冬陂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

為之此皆因其宜用非吾所謂為言故曰聖人之從事也殊體

而合于理殊異也體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

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

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

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

楚王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

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剡銳

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

畢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

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

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

齊務州

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  
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

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

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

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

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

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

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

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

軾乎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

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

已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曰悠悠慙

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

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

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

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跌蹠而趨千里

以存楚宋蹠疾行也蹠趨走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

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

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於存國也今夫救火者

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甕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楯

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詞

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

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謔者樂之微也哭者悲

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夫聖

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

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

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

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

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

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

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學在

制禁也齧劾啮翟足以嗜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盧

陷啮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圍養馬官擾順也

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澗弗敢辭故其

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龔

蟲也蟲喻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

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

積思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之貌

也沉醜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誇

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類

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嗾權騰葵哆夸嗎鹿

窵瞿蔭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模母

此靡唯也也遠蔭偃也戚施樓也皆醜貌嫫母此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

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

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

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

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

待策鋤而行駑馬雖策鋤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

鋤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善得夫怯

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摺浙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為此棄干

將鎮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

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

頂極高底極卑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

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

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

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

本

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爲本

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駭

駭念良惡理不通避胡人性皆然駭

音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詵

詵輕利急亦以多者言操善趨者謂

之詵同也

音抄

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

而公正無私

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

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入彩鬢

顛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

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

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

一言而萬民齊

齊倦也

舜二瞳子是謂重明

言能知人舉十六相

作事成法

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

參三也漏穴也大通天下摧下滯之

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

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喙是謂至信

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

信曰至

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

禹母脩巳感石而生禹折

胸而出

契生於卵

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幅背而出

史皇產



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羿左臂脩而善

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

聖之天奉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為俊欲棄學而循

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履水也履履也夫純鈎魚腸劍

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鈎利劍名魚腸文理屈

辟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剝則水斷龍

舟龍舟大舟也陸剗團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瞭然未見

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

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

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愚有

速也所不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

然夫宋畫吳治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

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

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稚質少女也相闔纂組雜奇彩抑

黑質揚赤文相叩核纂織組邪文如今禹湯之智

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

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

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蚊行蟻動之蟲喜

而合怒而鬪攫搏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

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

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

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宜受於外無有學問

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

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

翼也螳知為埴糞歡絡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豨有

芄仇苜梢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

也景以蔽日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

所利今使人生於僻陋之國僻遠陋長於窮櫛櫛

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

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

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

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胡曹為衣易曰

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傳曰

為夏車正封於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

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

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

人各則卷

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

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

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攬句援標標拂手

若蕤滅蒙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徽上下手也攬援撥也標拂敷也蕤蒙言其疾

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攬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攬撥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

故弓待檄敬而後能調劔待砥而後能利檄矯弓之材砥

礪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璽諸之功木

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隳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况心

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易也變猶轉化與物推移推

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

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仿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若此而不能開

居靜思鼓琴讀書遊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

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籌策得

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

事之情窮盡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死有

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

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也不暇日不學也

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

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疆而功成者天

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

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眾也何以明之昔

者南榮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已身淬翠霜露軟

躑躅决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軟猶箸也躑躅履

百舍重趼躼不敢休息舍里一

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曉明

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大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

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

牲具曰太牢

了也鈍聞猶鈍憊也

七日為極三

達通也畧 猶數也 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 葉世也 言策嗜

見稱譽世傳相 語至今不止 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 吳

闔閭與楚昭 王戰於柝舉 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

敵犯白刃 夫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

可以 疾 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

死 言入吳不旋踵因軌而死 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

血不過一卒之才 在車曰士 步曰卒 不如約身卑辭求救

於諸侯 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 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

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 於是乃羸糧跣

而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跋涉谷行 羸裹也 一曰囊跣 足不及著履也 上峭山赴深谿游川

水 峭山高山深谿 大壑遊渡也 犯津關蠟蒙籠斃沙石躋達膝

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 犯觸觸津關則捲 蠟蒙籠之山一曰

葛藁所蒙籠言非人所由履 僵蹠足達 穿也 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荆是也 鶴跣而

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黻 梅 墨 鶴時時立 魏言不動

不食黻黑其面色 欲速則秦救也 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

豨脩蛇蚕食上國霄始於楚 封脩皆大也 豨蛇喻 貪也 蚕食盡無餘上

國中國霄害也 始先 也言將以次至秦也 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 越遠

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 遑暇啓跪 處安也 使下臣

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太子

車鉞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

東塞函谷一日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

國蜀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公壻之溪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

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

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

得務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備肝不避煩難不

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進如激矢合如

雷電解如風雨負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

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

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

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力也

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

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

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

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

也非常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

者不可遜以狀遜敗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

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說言也

為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

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

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

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

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

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

也

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也視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絕絃破其琴也

惠

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

惠施宋人仕於

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作書三十三篇為道家之言

夫項託七歲為孔

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

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

閭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事

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

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

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

以取少主

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

主謝子之君一日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

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

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

易革也

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

罪在聽也

以甘為苦非味之過

過在嘗也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其

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

味者也

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間之因藏怒也

耶鄆師有出新曲

者託之李奇

師樂師出猶作也李奇古之名倡也

諸人皆爭學之後

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

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

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

貴是而同今古

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

白同也

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

言無中心

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

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劔或絕側贏

文齧缺卷鉏而稱以頃襄之劔則貴人爭帶之

絕無

側贏無文齧齒卷鉏鈍弊無刃託之為楚頃襄王所服劔故貴人慕而爭帶之

琴或撥刺

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撥刺

不正也枉橈曲弱也闊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託之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

作廟堂也

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

莫之服帶

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

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管唐牙莫之鼓

也

伐山桐以為琴溪澗之梓以為腹言其鳴音聲有廉隅脩管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

通人



則不然服劔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

莫邪美劔名 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驂騮綠耳鼓

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

鐘高聲非耳所及也 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

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

辯別也 清濁之於耳聽

清商也濁宮也 眾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

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

自不識父之類心不哀也 故夫孿香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

獨知也 別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

聖人能論之

微妙論敘也 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

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

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

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

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為知者 施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

今易意

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 攄書明指以

示之

攄舒也指書也 雖闔棺亦不恨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 昔晉平公令官為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世

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

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作書為

知音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也彼獨

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

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

立節我謂誕謾倨傲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

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蠟胃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

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常試使

之施芳澤正娥眉設并珥衣阿錫曳齊統首飾理

瑱也阿細裁錫細布統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

籠蒙目視雜佩也若香草籠蒙冶由笑目流眺冶

笑巧笑流眺暗吟口曾撓奇牙出齶業齶付搖曾

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齶齶頰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

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探憚豫瘡

心而悅其色矣憚餘貪欲也瘡心煩悶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

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

王之幸姬善誦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也曾撓摩

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為之便

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髮若

結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鶩馳騁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擯據

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桐擯梓皆大木句枉曲枝見枉或作掘也媛自縱好茂

葉言舞者若媛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枝拘言鑽蘊若蟠龍燕枝

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木舞扶疏蹠蹠貌龍

從鳥集搏援擢肆義蒙踴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

其巧裝蒙踴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見其

微妙險皆為之損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彼舞者更復徐行夫鼓舞者非柔縱其人

倡衣脩擢舞為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其人

生其柔弱屈而木熙者非眇勁自絕也言其非能

句委縱也夫鼓舞者非柔縱其人

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之柔縱也浸漬漸於教又使

然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礪監

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藜藿之生

蟬蟬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樗棟梗枿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知覺其大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



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

也謂也而對映始可以無訛夫事有是效

莫具其德亦謂而對映始可以無訛夫事有是效

是姑主木之具莫具其益齊和而致知顯顯益

豈查豈責神神對然也之系顯顯益

而木照非俾俾顯顯益益

夫夫媿媿非非柔柔繼繼

夫媿媿非非柔柔繼繼

夫媿媿非非柔柔繼繼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漢淮南王劉安著

漢河東高誘註

明新安汪一鸞訂

秦族訓秦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秦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

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

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

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